

# 老江河之恋

□ 王培才

“基地”。其间,老江河也经历了几次命运的波折,曾被分段分片承包给个人养殖,大量的农业污染和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养殖污染,使得老江河水变得浑浊发臭。2016年,经国家林业局批准,启动监利老江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设,对长江故道湿地加以保护和修复。

我们参观了湿地科普宣教中心、湿地保护站、档案室等,欣喜地看到了监利市对水环境保护的持续发力,真切地感受到了湿地公园工作者们守护湿地、共建碧水蓝天的情怀和决心。

二

两千多年前,楚大夫屈原遭流放后离开郢都,沿夏水来到一个大湖之滨,走到湖边小墩豪口时,已是饥肠辘辘,加之疲劳昏倒在此,后被一大娘用米饼和鱼汤救醒,恢复元气。在这里,屈原完成了著名的《离骚》,在《渔父》中写道:“苍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我缨,苍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我足”。其中的苍浪之水考证,就是监利长江故道之水,现如今的老江河之地。

水是承载屈原诗歌和生命的精神之源,也是老江河鱼鸟的生命之源。辽阔的水域面积,优质的淡水资源,以及种类繁多的水生植物,给了老江河的鱼群嬉戏生长的条件,鱼儿跃出水面的情形随处可见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渔民们在老江河驾着小划子,用传统的捕鱼方式捕鱼总能收获满满。

新修的河岸护坡,水泥护栏,人行小道,使得整个河岸整洁规范,岸边垂柳在阳光下婆娑起舞。一位七十岁左右的大爷正沿着老江河散步,我们倚着栏杆对着河水,与大爷交谈起来。大爷是第一批老江河的捕鱼人,那些年,还没有规范化统一养殖,渔民们可以自由捕鱼。老人驯养了几只鸬鹚,俗称鱼鹰子,会在水底寻找目标,它嘴尖脖子长,发现目标便迅速跃入水中追捕,不一会便浮出水面,头一仰嘴一张,鱼儿便收进嘴里,扑腾着翅膀回到船头,将鱼获吐出交给主人。老人说那叫一个惬意啊,慢悠悠地划着小船,嘴里哼着当地的“啰啰咚”小曲,大半天的收获能养活一家人呢。后来成立人民公社,他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,以后又搞土地责任承包分了地,老江河成立了国营渔场,养的鱼又大又好,产量也高,为国家增加了财富。现在政府禁渔了,建设生态公园,水质多好,环境多好啊。大爷离去的身影没有落寞,他的脸上刻着农人的沧桑,但我们分明看到了他的幸福与自豪。

## 仍闻酒糟香

□ 田斌群

亲母亲都调动了工作,但我们最熟悉朱河酒厂,跟朱河酒厂最有感情。

我至今都记得朱河酒厂一些老师傅们的笑脸。彭师傅是湖南人,做酒曲是一把好手。小翟师傅个子不高,光头,爱喝酒。大翟师傅个子很高,小腿有点静脉曲张,喜欢大呼小调。龚主席(工会主席,我们都这样称呼)忠厚老实,总喜欢把小儿子打高马放在肩膀上。最有趣的是哲板师傅(都这样喊),他喜欢逗乐,有时候把我们几个小男孩抓在手里,要我们扯着双耳朵,快速地跳起来。

在酒厂呆的时间多了,耳濡目染,对酿酒的一套程序、工艺基本都知道了。最初,朱

河酒厂是四口大锅大灶,工人们要不停地往灶里添煤,把火烧得旺旺的。后来工艺改革,用上了大锅炉,那口大锅炉还是我父亲亲自出面跑武汉建筑机械厂,由武汉建筑机械厂援助的。大锅里蒸的是高粱或粟米,蒸好后再起锅,这是最忙最辛苦的时候了,两个工人用木桶不停地在蒸锅里捞高粱,那个蒸汽喷人啊,有时都看不见人影,哪怕冬天都是打的赤膊,其他的工人就排着队轮流背着这些打捞出来的高粱,倒在厂房的摊地上,然后铺开这些煮熟的高粱,开始撒酒曲粉。为了高粱充分搅和,师傅们打着赤脚在铺开的高粱里来回走动,就像农民翻地一样。

雨的季节,流掉孩子。姐不惧怕爹手中细长柔软的柳条,不屈服落在腿上厚重的捣衣棒,敢于挑战爹为之准备的长而结实的扁担。姐,打死不松口。爹没有办法,向着腰,从村东头窜到村西头,又从村西头溜回村东头,像一只灰头灰脸的土拨鼠。

“禀种!”爹看着手臂、腿部布满淤青的姐,丢给娘一句话:“你生的好孽种!你去管!”爹吼得咬牙切齿。

娘说:“妮儿要听爹的话,你爹来来回回,蹓掉了一身毛哩!”如果说爹对姐的态度没有血肉,那么娘对姐说的话显然少了筋骨,少了筋骨是有原因的,娘想对姐“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”。

“妮儿,好好完成学业,一个萝卜一个坑,以后什么样的人找不着?孩子会有的。”娘长嘘短叹。

“我舍不得孩子!”姐反反复复咬着这句话。

姐不为所动……

“死妮子,自己不愿丢人,我们还嫌丢人呢。”娘噙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:“送你上大学,学到猪槽里去了,咋不去死哩!”

姐进大学时,家里建了五层的楼房,站在楼顶天台往下看,眩暈,倘若肉体凡胎掉下去,后果,是人都想得到,当然,姐也想得到……

姐的一只脚刚要迈过顶楼的门坎时,奶

雨的紫荆树仍然枝繁叶茂,腰身挺拔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老江河人与水的关系更加密切,解放前肆虐的水患让人们谈水色变,深受其害,现在的老江河完全具备了泄洪灌溉功能。前年的干旱致使长江水少,几万亩农田全靠老江河的水浇灌,把损失减少到了最低。沿着几十公里的河岸线,我们可看到5座排灌闸,2座电力排灌站,提水设施与进出水口多处,承水面积可达138平方公里。汹涌的河水像一匹被驯服的烈马,变得温顺可爱,为周围的农业生产保驾护航,给人民的安居乐业吃了一颗定心丸。

一直以来,当地人吃老江河的鱼,也饮老江河的水。过去,清晨或是傍晚,女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河边淘洗浆裳,拉着家常,说着一天的见闻,似乎一天的疲劳就随风而去了。男人们则放下担水的木桶,脱下衣服,跳入河中,平静的河面顿时热闹起来,妇人们抓起河边的淤泥攻击河里的男人们,男人们则一个潜游游到妇人身边,吓得妇人们笑嘻嘻的落荒而逃。游完泳,男人们就担着水开心地回家。

2009年,柘木乡在老江河北岸兴建了一座自来水厂,老江河天然的纯净水哗啦啦地流进了千家万户,一打开水龙头,村民们便可享用。我们随机体验了几家农户,水可以直接饮用,有一股清甜的味道,泡茶喝茶水清可见底,不见杂质,烧茶用的水壶也看不到水垢。有了自来水,还是会有村民在夏季带着孩子来到河边游泳嬉闹,他们对这片河水有记忆,有感情。

老江河人一面享受着河水的馈赠,也在用他们朴素的方式感恩。在湿地公园保护站旁边,有一处别致的建筑,寺庙风格,名为“报恩寺”,占地6000多平米,“顷刻之间万籁俱寂,后人觉得神奇,就将此地取名“灵台”。报恩寺恢宏气派的构造,依稀可见的威严佛像,以及生生不息的香火,让我们对老江河又多了几分肃然。

夕阳西下,整个河面放眼望去,一片彤红,鸟儿也陆续起飞,回归爱巢。基地工作人员介绍,附近很多学校的中小學生经常到湿地公园,参观湿地景观,接受环保教育。是啊,保护地球,爱护环境,从小做起,从身边做起,人类的共同家园才会更加美好,人与自然才会和谐共生。

这道工序过后,就要将搅和了酒曲的高粱上窖池了,倒满窖池后,铺上塑料膜,再像糊水泥一样糊上一层厚厚的黄泥巴以密封。在窖池里大概要发酵半个月吧,再开封取出高粱,再倒到蒸锅里,蒸出的气体经过冷却系统就出酒了。出酒的过程就像水龙头慢慢出水一样,刚开始是头酒,总有七八十度吧,看到工人师傅用竹杯盛一点,观颜色,闻酒香,两个竹杯来回倒动,酒花溅在空气中,散发出阵阵酒香。

这个酒香啊飘!飘啊!时隔几十年,相距千百里,我至今还能闻到,沁在我的心脾中。

奶及时地揪住了姐的衣襟,奶奶和娘一样,不厌其烦,还能声泪俱下地数落爹娘:“老天爷啊,你们咋还不如我这个老孽子哩?忘了你们当初要孩子时的情景了?旁人的眼光就那么重要?孩子来了,是冲着生路来的,俗话说得好:天生人天必养人,一滴露水养活一个人,况且妮儿已经成年了,先成家再立业,有什么不好呢?”奶奶的确比爹娘活得通透,奶奶说:“今生的事今生做,顺其自然,啥时候来啥时候了”,何必等将来!何必等来生!”

脸色煞白的爹娘借着奶奶这阵“东风”,把姐劝下了天台。条件是答应姐休学,回舅家的家,生下孩子后,再继续完成大学教育。姐,孩子生了,也没有食言,最终顺利完成学业。

姐用尊严换来的妮儿如今五岁了,正躺在床上接受生命之神的筛选,看着渐渐白皙的妮儿,姐用脸贴了贴妮儿的小脸,转过头,泪眼婆娑却无比坚定地跟我诉:“弟,无论如何,我都不后悔我的选择……”奶奶说过,今生事今生了……

“妈妈,我想喝水……”妮儿醒了,姐暗淡的眸子亮了亮,颤颤地给妮儿喂了水,极其柔和地想争得妮儿的同意:“宝贝,等下舅舅照顾你打点滴,妈妈去挣钱给宝贝买棒棒糖哦!”

姐和我交换眼幕后,一头扎进了屋外的风雨里……

爷爷的乡愁,是余光中的诗……

七旬有余的爷爷,终于迎来回老家祭祀的机会。他不让父亲陪同,倒要我这个“浪荡公子”(曾被父亲多次揪掬而得名)作陪,我成了爷爷的保镖。

“弦儿,你看,云朵哩!”爷爷兴奋地指向窗外,惊讶得像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孩,“浮云在天河里穿梭,像鱼一样自在欢乐,说起鱼,我打心眼里羡慕过,大海里的鱼,游到海的对岸不是梦,而这样的梦,我做了快五十年……”飞机上,爷爷喋喋不休,和素来木讷、严谨的爷爷判若两人,俗话说,痛苦不能相通,但开心可以共享,我不由得跟随着爷爷的目光,打量着窗外,金秋十月的苍穹,放眼远望,是无垠的深邃和苍蓝,远处,云彩从窗前成排飞过,目不暇接,瞬息万变的身姿,像在舞蹈,和爷爷描述的一样,它们很快快乐。

“弦儿,马上飞越海峡了吧?”爷爷问,纵使我在父亲眼中是万般的放荡不羁,我还是细心地从爷爷的语气里读出了他的乡愁,爷爷的乡愁,是余光中的诗,是一湾浅浅的海峡。

“是的,下一站就换乘火车了。”我说。

“……”  
“弦儿,你听!”啾啾啾“慢慢悠悠的……能直飞老家该有多好!”火车里的爷爷嫌弃车的速度,我难以共情他的无奈,“几十年都过去了,还在乎这一时半会的快慢,坟没长稳,还能跑了?”我想宽慰宽慰他,总觉得言不达意,索性不说出口,闭目假寐,但是,时不时睁眼瞄一下爷爷。

不出意外,爷爷眉间舒展,眼眸活泛,嘴里哼唧唧,听节奏,像是某支小曲,如此惬意的神态,我一点不怀疑,他是一条已经游到海对岸的鱼了。倏忽,他却眉头紧锁,眼神渐渐灰暗、浑浊,双手手指互相拍打着、绞着,猝不及防的变化,令人忧心。

我不得不暗暗观察爷爷,他没有了飞机上的活跃,一言不发,脸阴沉沉的,眉头拧得更紧了,时而垂头,时而晃腿,我断定,爷爷是个有故事的人。

对于父母的事情,我可以吊儿郎当,不理睬,不参与。但是对爷爷不行,他是大半截身子入土了的人,该被耐心对待了,“和老爷爷谈谈。”我对自已说,当即拿出从火车站购买的葡萄酒,决定用酒精来疏导爷爷的心情,酒果然是个好东西,半杯下肚,他一刚才的拘谨,话又多了些,“原定来车站接我们的人不来了,我申请不让他们来的……”爷爷欲言又止。

“不接了?怎么不在计划之内,您自己都不晓得墓地的位置,我们舟车劳顿,岂不要白费力气?”我对爷爷的自作主张与其说是担忧,不如说是埋怨。

“老家有个大伯哩,这件事我给你爸妈讲过,你因为贪玩,想着和你说意义不大。”爷爷给我解释,并安慰我:“不用担心,你大伯一家来接我们。”

“所以,回老家不仅仅只为祭拜太爷太奶喽?大伯的母亲呢?我称呼她为大奶奶吧,她还好吗?”对于这个“称呼”,爷爷没有反对,直觉告诉我,我的亲奶奶应该是爷爷的第二任夫人,遗憾的是,我打小就没有见过,也没有听过关于我亲奶奶的只字片语,或许我的直觉是错误的,压根儿这个人就没有存在过。

“我不得不佩服我的机智,能恰如其分地用好“大奶奶”这个词,好让爷爷对我这个晚辈不吝分地。”

“您讲讲和大奶奶的故事吧。”我央求爷爷。  
“什么故事?因为我的任性,我和你大奶奶的事情差点变成了我人生中的事故。”爷爷的话有哲学的味道,意味深长。

“你大奶奶小名年华妹子,我两岁,是你太奶买来的童养媳,小时候聪明伶俐,七八岁就能糊得一手好灯笼,我那时比你小时候还要顽皮,太奶经常拿她的乖巧说事,激励我上进,我觉得她抢了太奶对我的关爱,有一次,我把她带到街上,把她扔了,这丫头凭着记忆,走了七八里路,回家了。后来,我上了新学,你太爷没了,太奶也日渐衰老,家里的灯笼生意全靠她支撑……”爷爷讲起我素位谋面的大奶奶,滔滔不绝。

“好家伙!这架式也不缺酒啊!”我只能在心里想想,不敢说出口,基本的分寸我还是有的。

爷爷端起酒杯,自顾自的深深地吸了一口,放下酒杯,接着说:“我们都大了,你太奶主张我们完婚,一年后有了你大伯,但那时年轻,一心想去干革命,你大伯一岁呀,我毅然决然地丢下她三代人,参军了……”回忆至此,他缓慢地端起酒杯,却停在嘴角,似乎陷入了痛苦的回忆,酒没进口,眼眶渐渐湿润,我和爷爷碰了碰杯,用以压制压制这位军人出身老人的忧伤,爷爷稳了稳情绪,轻轻地放下酒杯,“她说,你闯事业,我不拖后腿,我在家每年给你挂一盏红灯笼……这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。”爷爷继续说。

“你大伯上次给我来信,说家里的灯笼生意越做越大了,灯笼年年挂,却等不来我回家,你这大伯是在怨恨我哩……”爷爷言有戚戚。

我没有接话,老人间的恩怨,我也插上嘴。爷爷说:“你大伯没错,错在我,我没料到,战事一开,身不由己……你大奶奶一个人送了老人,养你大伯,现如今,你大伯一家兴旺发达,孙子都有了,叫柱儿,上次通信时让我给你的名哩!”

说到他的重孙儿,爷爷的自豪溢于言表。又拉起我的手,语重心长地对我说:“弦儿,你大伯家人丁兴旺……好!你家人……也好!尽管一家在西北,一家在东南,相隔几千里,却是骨肉至亲!你大伯家的孩子都很优秀,你要改改你的脾性喽!”

爷爷的慈祥,声情并茂,我为之动容,但还是有点不太适应,便忙不迭地回答:“我懂我懂!”并顺势抽出爷爷手里的我的手,

“弦儿柱儿……一弦一柱……我们一家能有现在的光景,你大奶奶,有功之人哩!”爷爷说得断断续续,像对我说,更像自言自语:“我已经把你弄丢两次了,余生不能再丢喽……”爷爷端起酒杯的手,颤颤抖动。

火车在爷爷的絮絮叨叨中停止了它的“啾啾啾啾”,爷爷的故事,溶解在酒里,结晶成浓浓的亲情。坐进大伯的小客车,一家人来到墓地,最抢眼的不是坟墓,而是一株碗口粗的栾树,翠绿的叶,火红的水果,仿佛不是果,是一串串耀眼的红灯笼,烂漫一片。大伯双膝跪地,对爷爷说:“爹,栾树下的这座坟墓里,住着我娘和您的衣冠啊!”

爷爷的乡愁,是余光中的诗。

# 串串灯笼栾树果

□ 高香莲

我们家跟朱河酒厂有很深的渊源,上世纪五十年代,我父亲就在朱河酒厂工作,一直任主管会计,所以我们小时候经常去酒厂玩耍,看工人师傅蒸高粱、撒酒曲、上酒窖,有时候跟厂里的几个小伙伴在堆集高粱、粟米的仓库里打闹、捉迷藏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我母亲也去了朱河酒厂工作,任食堂管理员,职工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菜都由我母亲采购,她每天清晨很早就去菜市场 and 食品店采购蔬菜、鱼、肉等,把酒厂职工的生活打理得很好。这时候正值我上中学了,母亲忙于工作,我们几兄弟就只好去朱河酒厂食堂吃饭了,所以我们跟朱河酒厂更亲密了。后来虽然父

走进病房,狰狞的风雨被挡在门外。妮儿软乎乎地躺在病床上,脸色少有的红润,呼吸均匀,使我忘记了她是一个病人。“牛奶、蛋花还热着呢!”我示意姐喊醒妮儿,趁热喝。“嘘……”姐对我做了一个禁声的手势,接着小声地回答我:“让她睡会儿,刚输完血,累了。”姐顺手掖了掖妮儿的被角。

“人呢?”我压低嗓子指了指昨天原本住着一个小姑娘的邻床。“昨晚还挺好的,今早说走就走了,人生无常啊!”姐轻声地感叹,无力地眨了眨灰暗的眼睛,浓厚的黑眼圈告诉我,她刚刚经历过一个无眠之夜。

姐的疲态让我心疼,妮儿出生之前,姐的人生“字典”里是没有“感叹”情结的……

姐是奶奶抚养长大的,经常听奶奶提起,姐的出生有多么不容易。

爹娘结婚多年没有孩子,那时的三五年已经是段漫长的岁月了,父母的婚姻里,不仅要扛住旁人的闲言碎语,还要忍受偷偷地治病,无力止地喝药。大医院里的中药,民间的土方子……爹娘几乎成了试药人,每天不是在喝药,就是在喝药的路上。

老天并不眷顾这对努力的苦鸳鸯,三五年来,娘的肚子没有孕期望中的隆起。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,爹娘相拥而泣,爹对娘说:“今生我们都尽力了,来生我们会有孩子的,听话,药,我们不喝了。”爹像是安慰娘,又

像是劝导自己要信命,要服众命运的安排。

“有心栽花花不开,无心插柳柳成荫。”奶奶说,“好事就是凑巧!”不用等来生。”爹妈停止喝药一段时间后,出乎意料之外的有了姐,家里长时间没有小孩,姐出生后,自然名贵,自然众星捧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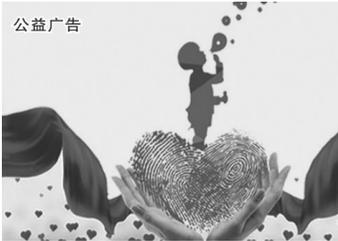
没有姐时,爹娘那怕治病,还能勉强度日,随着姐慢慢长大,日子逐渐捉襟见肘,入不敷出了,他们不得不外出谋求活路,姐不晚已成了留守儿童,留给奶奶照顾,期间,爹娘的“经济”慢慢好转,除了陪伴,对姐的要求几乎呼百应,姐更是奶奶心里的宝贝,用文化人的话讲,姐是长辈们的掌上明珠。

当我出生时,家里的经济状态已经提升很多,但是仍然无法养两个孩子在身边,我是幸运的那一个,跟着爹娘,而姐依然只能由奶奶养着。

因为奶奶的宠爱,我的姐,像雨季中的土苕苗,长得肆意。长成敢想敢做,敢做敢当的女汉子。

这不,姐上大三那年暑假,带回家一个男孩,向爹娘宣言:“我怀了他的孩子,我要休学,和他结婚!”

在我看来,姐的行为,就算成年了,多少有点不知天高地厚,多少有点不知轻重缓急。爹的脸黑得怕人,声色俱厉地赶走了男孩,再把矛头指向姐,要求姐收回她所谓的



# 关爱未成年人 关注祖国未来

监利市融媒体中心 宣